

金蔷薇作家丛书

新疆作家协会编

主编：赵光鸣

感谢支边

G A N X I E Z H I B I A N



新疆人民出版社



感谢支边

赵光鸣 主编

新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谢支边/赵光鸣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3.7
(金蔷薇作家丛书/赵光鸣主编)
ISBN 7—5631—1733—4

I. 感… II. 赵…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629 号

感谢支边
赵光鸣 主编

出版发行 新疆大学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 83004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850×1168mm 32 开本 5.5 印张 12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责任编辑 刘乃亭 责任校对 郭生 封面设计 谷雨

ISBN7—5631—1733—4

总定价(共 12 册):220 元

目 录

前言	荣庆旋(1)
支边者的村庄(代序)	碧小家(3)
感谢支边	卞扣宝(12)
支边的历程	薛宗正(18)
苍茫边陲路	王世峰(22)
敢上虎背者	朱建新 周 璞(30)
西出阳关为支边	楼明华(39)
缅怀黄土敏同志	刘 衡(46)
异乡人	史 晶(51)
河北支青在昌吉	张志学(56)
无怨无悔	闫静生(59)
四十春秋事边疆	李惠兴(64)
千锤百炼在昌吉	邹鸣雄(71)
泰兴支边青壮年在阜康	严相如(74)
人生无悔	范汝豪(80)

回眸支边	卢家和(89)
张成林的故事	王宏昌(93)
难忘的回忆	胡民贵 胡金慧(100)
拓荒农场	严智林(103)
副县长袁士群	李万清 赵德水(106)
支边青年在吉木萨尔	邓如新(109)
库尔班大叔	尹清泉(116)
扎根北庭大地	张志学(119)
我的支边生涯	周 璞 徐训伦(122)
辛勤耕耘四十载	王磐林(125)
一位女强者的风采	马 健(128)
支边青壮年在米泉	杨万鹏(131)
难忘的岁月	徐 德(133)
一世情缘	徐晓刚(138)
一抹夕阳染青山	苟国仁(142)
为人师表在边疆	李惠兴(145)
一个做了蜡烛的人	马 健(149)
回忆我的一生	尚玉选(152)
吴正秀同志的一生	丁建兴(155)
阔别江南远赴塞北	顾祖顺 徐登臣(157)
新疆就是我的家	顾宪平(161)
服从党的召唤	张希财(163)
奋斗的足迹	姜宪和 伊万顺(166)
支边建设四十三载	姜宪和 李 平(168)
编后记	(170)

前 言

新疆昌吉州政协副主席 荣庆旋

说实在的，当我翻开《感谢支边》一书的打印稿时，我是忍着泪水读完那一篇篇文章的。也许，我本身就是一个支边者，我读那些文章时所产生的共鸣是可想而知的。那些文章写的都不长，有些文章出自支边农民之手，文章内容大都写得朴实无华，读起来让人感觉到格外亲切。每一篇文章总能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来反映支边者人生的某个亮点，某些精神和气质。

当时的支边者，大部分都是十八九岁年龄、甚至有十五六岁的少年。这些支边者中，有的是大学毕业的，有的是初高中毕业的。然而，在千千万万的支边者中，更多的是农民。无论这些支边者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大家都怀着最单纯、最美好的理想主义来到新疆大地……半个世纪过去了，新疆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支边者的血汗，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理想无私地奉献给了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些走进新疆的支边者，有些当了州县级乃至省级领导，有的成了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有的成了教师、医生和机关干部，而更多的人成了建筑工、养路工、修理工、矿工，还有一部分人搞缝纫、做酱醋食品，当理发师、营业员。在农村，有的种地，有的当保管员、会计、出纳、酿酒师，有的是烧砖瓦的匠人……无论他们干

哪一行，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奋斗着、劳作着，他们在用最朴素、最诚挚的方式——劳动，来实现着他们热爱边疆、建设边疆的崇高愿望。半个世纪过去了，日新月异的新疆面貌的变化——城市高楼林立，道路平坦，村庄禾黍弥望，田园牧歌飘荡，人民生活一天天富足……这一切都在说明，支边者最初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了。

如今，第一代支边者中，绝大部分人都已退休或即将退休。有的已长眠于地，名归华表。一方面，他们用生命和白发证明了自己对新疆所做出的奉献；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孙后代继续沿着父辈的足迹，努力奋斗着。做为新疆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支援新疆建设中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曾记否，支边者刚刚来到新疆大地时的情景——到处是一片片荒凉沉寂的戈壁滩，四处野兽出没，好多支边者住的都是“地窝子”……如今，随处可见到整齐的条田和居民点，柏油路和高速公路横穿全疆，一座座初具规模的城市已经伫立于新疆大地……这一切，都是铁的证据。这里面不知包含着多少支边者的心血、汗水、乃至生命的奉献。

新疆的建设事业总是要发展的，2001年，党中央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会有更多的支边者沿着老一代支边者的奋斗足迹，继承老一代支边者的精神血脉，将新疆的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大境界。

2002年8月15日

支边者的村庄(代序)

碧小家

一旦涉猎到边陲支边者这一话题,一方面让人觉得不知从何说起,另外让人不免产生一种苍凉与悲壮,沉重与崇高感……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疆大地已是满目葱笼,四处禾黍弥望。这是一个早期移民和当代支边者共同创造的大村落,这是无数移民和支边者共同创造的绿洲文化。

在新疆开发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移民和支边者大出关。第一次大批随西而移的移民是在清代,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期间,那些踏响于阳关大道的从不停歇的脚步声永远回荡着一种沉重与艰辛,一种茫然与追寻,一种苦涩与企盼……正是这种人生的大情绪,在百年孤独中一直顽强地弥漫在阳关道上,弥漫于西域大地,最终蔓延成一片绿洲,并一天天结出苦难与丰硕之果。

于是,在新疆绿洲文化中,蕴有辉煌和奇迹的同时,也蕴有艰辛与悲怆。它是胜利者的丰碑,同时也是顽强者的见证。

新疆大地犹如一位慈悲为怀的母亲,她永远怀着一腔宽厚

的恻隐之心接纳和安抚着一颗颗追寻而来的天涯游子之心；新疆大地同时也犹如一位严峻的父亲，让那些怀着梦想的移民和支边者必须斗严寒、搏酷暑，在贫瘠、干旱、风沙与荒漠戈壁严酷的气候击打下，先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后，才会让你一点一点地品尝到缀满劳动之树的甜美果实。

于是，在杂沓纷繁的移民和支边者脚步声里，渐渐延生出“移民尝试”这一钟摆式的文化。移民和支边者的坚守往往在长期定居中完成，而移民和支边者的妥协却往往在不断地出关、进关，在流动和重重疑虑中完成。坚守与妥协，不断地尝试与义无反顾……渐渐铸造了新疆边陲的移民和支边文化史，延续至今。

早期有规模的移民文化崛起是从清代开始的。当我们打开《清实录》一页页地看下去，那些呈现于史典中的关于西域移民的优惠政策、条文、确凿的史实和准确而又详尽的数据……如一一串串坚实耀眼的珍珠熠熠闪烁在我们的眼前。于是，清代的移民文化，成了西域移民史上最坚实的基石。尤其是乾嘉时期的移民出关盛况，它成了整个古代西域移民史上的集大成者。

乾隆帝是一个最懂得先安定团结，然后才谈发展的一代明君。在他执政时期，便下了最大决心，平息了叛乱多年的准噶尔部，而后做了“屯田实边”这一伟大而富有战略性的部署。

于是，在阳关道上，尘埃滚滚，车声辘辘，驼铃声声……沉寂百年的丝绸古道突然间人喊马叫，步履杂沓纷乱，一下子显得热闹了起来。自此，重叠回荡于阳关道上的移民足音时断时续，时缓时快，时疏时密，再也没有停歇下来。

乾隆朝的应募出关者大多来自甘肃的肃州、安西、高台、张掖、山丹、民乐、敦煌、甘州、镇番、武威、平番、静宁等地。他们步前人的精神后尘，来到西域，造屋垒灶，升起炊烟……于是，西域荒蛮之地便有了鸡鸣狗吠，有了星星点点的村落。

甘肃地区,尤其是陇西地区的干旱、缺水、土地贫瘠,铸造了这一带人如西部骆驼般的耐干旱、能吃苦、耐劳、顽强、坚韧、沉默、隐忍,踏实和质朴的性格精神。随着甘肃人的不断出关,这种精神气质渐渐形成了早期边陲移民的文化主脉,并最终渗透进当代支边者血脉中。

正是这一支甘肃人,他们将陇西等地的口音逐渐演变、综合,与西北方言大融合后,最终固定为一种口音。这种口音沿至今日,被称为“新疆话”。如今,能操持这种口音的移民和支边者被统称为“新疆人。”

这就是甘肃人对早期移民文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给了新疆大地一种口音,一种气质,一种表情,一种质朴的性格和踏踏实实的做事精神……

真正的中亚新疆支边大幕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徐徐拉开的。

新中国成立之际,首次出关的是十万大军。千重尘埃漫西域,十万大军出阳关,铁马金戈开世界,铸剑为犁定乾坤。出关的军队化剑为犁,他们“放下枪杆子,拉起犁绳子,一拉就是一辈子”。

接下来,河南、湖北、江苏等省的一批支边军垦女青年带着深厚的中原农耕文化大规模地随西而来。这一批“娘子军”进入军垦区后,大多和首次出关的军垦战士结为伉俪,开创了军垦绿洲文化的新纪元。

此后,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十万知青的足音又纷至沓响于阳关道。这批当代文明的使者浩浩荡荡地出关后,与“中原农耕文化”汇为一流,缓缓融入军垦绿洲,使“军垦”这个当代词汇如虎添翼,很快便在荒漠戈壁上腾飞了起来。

在当代新疆大地,抛开军垦支边者之外,更大规模随西而来的应该是江苏、湖北、安徽等地的支边者和甘肃、河南等地自发

出关的所谓“自流入”所创造的“地方移民文化”。

1959年前后，江苏等地的支边者纷纷出关。同时，在这一拨又一拨的支边者行列中，常常夹杂着一些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自流入”。这些自流入主要来自甘肃陇西干旱区和河南黄泛区。这些支边者和自流入怀着人生的梦想与苦涩，在阳关道上激起一缕缕尘土后，便散失于新疆荒凉而博大的地平线，散失于一道道河谷和一座座山峦之中……

广袤无垠的新疆大地呵，无论出关的支边者有千千万，一旦走近你，便犹如一粒粒抛向天空的小石子，很快就散落得无影无踪了！所有的支边者智慧、力量、青春和热血统统被饥渴已久的新疆大地分解、消化、吸收殆尽。

新疆大地是荒蛮沉寂的，同时又是充满魅力的。它能让每一个随西而来的支边者对其怀有激情和憧憬。一方面，饥渴而沉寂百年的新疆大地需要开发者来改变一下它原始荒蛮的现状；另一方面，它像一个慈悲为怀的母亲，不断地接纳和安抚着一个个追寻而来的远行者疲惫而茫然的身心与灵魂。

地方支边者、自流入、农垦支边者——形成了新疆当代三大移民文化主流，浩浩荡荡地融进戈壁、大漠、早期的村落、矿山、工厂等角角落落，他们的足音在戈壁滩、在村道、在春天的耕耘中和秋天的收割中……隐隐地回荡着。苦日子伴随着希冀，茫然伴随着坚韧，荒蛮落后伴随着奋发进取……许多年过去了，新疆大地渐渐变得生机勃勃，富有活力了。一个又一个村落的诞生随着鸡鸣狗吠，随着一缕缕炊烟的升腾，随着牲畜的蹄音回荡于村道的上空，随着羊粪蛋蛋味道的弥漫，随着男人的吆喝和女人的呼唤，随着孩子们的戏嬉笑声……渐渐变得明晰、坚实而优美了！

经历了百年孤独的新疆大地，终于迎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

时代：新疆大地的支边者创造的绿洲文化，在这样一种宏阔而艰辛的大背景下渐渐熔铸成形。

半个世纪中，新疆支边者总是在坚守与流动中完成着自己。的确，有许多支边者、自流入做了“移民尝试”。其实，“移民尝试”的脚步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那些随西而来的支边者眸子里永远闪动着一种浪迹天涯的疑虑与不安，他们常常怀疑自己对前景的把握和判断是否准确，他们总是拿不准自己该去阿拉尔还是准噶尔？……

然而，从宏阔的角度俯瞰新疆大地，令人感动的依然是那些顽强而沉默的坚守者。他们犹如沙漠之舟，穿越沉寂的新疆大漠、荒山、戈壁，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勇往直前的决心和步伐。正是这一支坚守者创造了绿洲文化，改变了新疆大地，使原始荒蛮的新疆一步步走向繁荣和文明。

半个世纪后，新疆大地已缀满了胜利的果实。有许许多多令人振奋的消息从新疆的各个角落传递而来，很快又传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传遍了世界。做为新疆早期移民的后裔，我们从小就听到了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并在戈壁滩上建起了石油卫星城。后来，我们又听到了石河子、奎屯、五家渠、阿拉尔等新崛起的绿洲和城市，我们还听到了支边者在最贫瘠、酷暑和干旱的吐鲁番戈壁荒滩上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葡萄长廊……长大后，我们又亲眼看到了那一片片沃野良田，看到了兀立于荒原的那一棵棵高大而威武的树，看到了一座座崭新优美的城市和鸡鸣狗吠、炊烟袅袅的村庄，我们还真切地品尝到了缀满吐鲁番葡萄沟的那串串晶莹剔透、甘甜浸脾的著名葡萄，品尝到了清香脆甜的哈密瓜，以及缀满新疆大地枝头的所有果实……

被称为“拓荒者圣城”的石河子最具有代表性地体现着新疆绿洲文化的辉煌成果。这座从荒原戈壁上拔地而起的新城，它是

那样地年轻、单纯、清洁而美丽，正如诗人艾青所描绘的那样——

我到过许多地方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
它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

石河子绿洲是新疆当代军垦支边开发史上最璀璨耀眼的一颗绿洲文化明珠。如今，大片广阔无垠的绿洲村落早已遮蔽了昔日的沉寂和荒凉，遮蔽了开发者半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艰辛足迹……然而，绿洲文化中隐隐透射出石河子支边者的拓荒精神却坚实有力地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别的不说，就说树吧。清代的钦差大臣左宗棠西征叛乱时，在新疆大地仅仅栽了上千棵树，便被后人称为“左公柳”传颂至今。那么，那些布满石河子绿洲的600万亩——10亿棵树，当代人又该作何评价呢？

石河子绿洲，是新疆乃至人类开发史上的奇迹；石河子绿洲，是军垦支边者创造的绿洲文化中最伟大的杰作！

而吐鲁番葡萄则是新疆东部地方支边者的另一杰作。距吐鲁番30公里处的红柳河从飞机上俯瞰，是一块小小的绿洲。然而，正是这小小绿洲，它给新疆大地，给吐鲁番人却带来了巨大声誉。

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戈壁荒滩。清代诗人萧雄曾经描绘过这里的情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荒凉无人烟，风吹沙石跑。”然而，就因为这里有那么几泓清泉，它便给后来的支边者带来了契机和希望。

1959年，一批江苏支边者在这里安营扎寨。然后挥动起手中的劳动之锄：打井、取水，造田，在最贫瘠而酷暑的亘古荒原上播撒下拓荒者的第一粒种子。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他们开垦种植的葡萄成了西域最著名的果实。这里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葡萄沟”。

葡萄沟，是当代支边者用心血和汗水铸造而成的辉煌作品。这里的葡萄闪烁出的是一种经历了百年孤独、火的锤炼以及风沙击打之后依然百折不挠，能够在贫瘠酷暑难以存活的土地上安身立命的“葡萄精神”，同时也是支边者精神。

的确不错，我们今天走在新疆大地上，所看到的是：绿树成荫、炊烟袅袅，禾黍弥望。还有那许许多多闪烁在枝头的胜利果实。我们听到了来自春天的耕耘声和来之金秋的割麦声，我们同时还听到了来之矿山和油田的好消息……

这一切，我们或看到了，或听到了。然而，我们却很少看到镌刻在每一个支边者灵魂深处的那一份沉重与艰辛、憧憬与喜悦。真正宏阔而壮丽的当代支边文化沉淀的富矿一直都深深地隐埋在每一个支边者的内心中，它像储埋在阿尔泰山中的金子一般在不为人知的心灵暗处闪闪烁烁地迸发着光芒。

足音响彻新疆大地，响彻每一条村道的人们呵，在你荡起的尘埃和升腾而起的炊烟中，有哪一缕不是支边者的呢？

每当我黄昏散步于昌吉街头、屡屡看到那些扎堆于地质村、工程队等单位大院门口，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当代第一代支边者聊天的场景时，我便一下子想到了布满新疆大地的铁路、公路、桥梁，矿山、工厂、城市、采油树……正是这些老一辈支边者一镐一锄地完成了新疆大地的基础建设，然后让工厂的烟囱高高伫立起来，让一座座城市铸造而美化起来，让收割者的歌声响彻村庄大地……如果没有第一代支边者做出奉献，今天的新疆

大地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代的新疆人，只要你走出门，你随处可以听到一个老支边者的内地口音。在新疆，几乎遍地都是支边者。辨认一个支边者不难，然而，要想揣测和深入到一个支边者的内心就不那么容易了。你即便是面对面地去问一个老支边：你这一辈子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你有哪些艰辛、磨难、喜悦和收获？……被问的人一定会瞠目结舌，突然间显现出一脸的茫然和不知所措。不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这一生的酸甜苦辣，也不是因为他不善于用口语表达，而是因为属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积淀太厚，仅仅靠语言一时半会是无法表述清楚的。结果，他只能结结巴巴，不知从何说起。

在军垦绿洲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支边者，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丢弃了父辈们代代承传下来的乡音。他们脱胎换骨，几乎全部操持起新的语言工具——普通话，开始与这个世界对话。让你从此再也无法从他们的语言中寻找他们的故乡。当年，他们的父辈出关做了支边者；如今，他们考上了内地大学或为了发展又重新入关，有很多人一去永不复返。他们从一个移民地走向另一个移民地，他们无疑超越了第一代支边者……然而，他们也许永远丢失了父辈们的那一份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主义，那一份最原始、纯真而珍贵的精神气质！

丢失了乡音的人们呵，你们的内心感到迷茫而孤独吗？

……然而，地方支边者则又是另一番情景。

当代新疆地方支边者因与早期的移民往往同居一个村庄，相互渗透，相互感染。于是，他们的后裔走出村庄，走向城市时，大都口操浓重的“新疆土话”，眸子里闪动着被早期移民潜移默化过的质朴而真诚的品质，脸上挂着早期移民承传而来的憨厚与谦卑的表情……

新疆话，这个以甘肃陇西话为基音演变发展而来的移民“母语”，成了新疆当代地方第二代支边者的最显著特点。他们虽然也丢弃了乡音，然而，他们捡拾起来的却是新疆话。这也是地方支边者与军垦支边者文化发展的不同趋向。

新疆话的发音虽然很土，然而它质朴亲切；它在整个中国地方口音中被人忽略，甚至歧视，然而它却体现着新疆人在走过自己的支边者道路上的一种归宿，一种渴望融合的美好愿望，一种无尽的追寻和探索精神。

最终，我要强调的是：那些喊着山歌、吆喝着牛车，走向山道尽头的是支边者；那些赶着羊群，走向山梁草坡的是支边者；那些高扬牛鞭、扶着犁头，将大片沉寂的荒蛮之地变为沃野良田的是支边者；那些挥动手中之镰，割倒一垅又一垅金黄色麦子的是支边者；那些戴着柳条帽走下矿井、走进工厂的是支边者……老死后，掩埋在西梁上、土梁河畔和西札子等墓地的依然是支边者……

于是，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支边者万岁。

感谢支边

卞和宝

—

1964年5月12日，一声汽笛长鸣，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上海，踏上了迢迢支边路。

我离开上海时，年仅15岁。当时，我看到一幅支援边疆建设的动员宣传画，画的是新疆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牧民骑着一匹雪白的马走在碧绿而辽阔的草原上，这幅画太富有诗情画意了！正是这幅画唤起了我支援边疆的少年壮志，于是，我瞒着父母，偷偷地跑到居委会报了名。很快，我报名支边的事被父母知道了，他们虽然没有当面责怪我的轻率，可他们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母亲藏起了户口本，足见他们不支持我到边疆去。我乘父母不在家时，翻箱倒柜，最终还是找到了那个决定我未来命运的户口本。当管户口的民警从户口本上划掉了我的名字时，我的心颤动了一下。我知道，户籍那轻轻地一划，将意味着我永远不再是上海人了！再见了，上海；再见了，我亲爱的父母兄妹……我的内心突然间涌动起一阵留恋故地、留恋亲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启程的日子到了。父母送了一程又一程。母亲只是流泪。父